

当一朵云 撞见 一张纸

林为攀/著

著名作家**张抗抗**倾力推荐

12个关于吞噬与救赎的故事

打开人生复眼，窥测时间折叠

让回忆与当下并肩

九〇后先锋作家

林为攀 代表作品

没有城市的喧嚣，

所有的坦诚都来自最直白的爱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当一朵云
撞见
一张纸

林为攀 / 著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一朵云撞见一张纸 / 林为攀著. —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7. 1
ISBN 978-7-5699-1263-0

I. ①当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1872号

当一朵云撞见一张纸

Dang Yiduoyun Zhuangjian Yizhangzhi

著 者 | 林为攀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曾 丽

责任编辑 | 曾 丽 岳升洋

装帧设计 | 陈秋含 王艾迪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0316-3656589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 | 8 字 数 | 147千字

版 次 |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|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263-0

定 价 | 3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写作之初，我未满二十，却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野心。后来，我依靠这种不切实际的野心战胜了或颓废或绝望的自己。直到今天，我才有机会梳理这六年的写作时光。六年，对一个作家来说，未免过于短暂，但对每一天都要切身度过的我来说，着实漫长。现在还有谁会为一个虚无缥缈的所谓荣光，耗费年轻时最美好的六年光阴？

起初的写作虽盲目、自大，但好在年轻，仅凭一股冲劲便能前行。步子踉跄，举步维艰，倒也踏实，就像在炎暑挥汗，在冰面凿窟，旁人笑你白流汗，徒诱饵，又有何妨。现在，顾虑却多了，大脑的齿轮也转得慢了，遂逐渐爱上了回忆，赖上了过去。可是，回忆已逝，过去已空，怎么办？只好看故事，编故事。只有故事能让回忆复活，让过去呼吸。

看得多了，发觉每篇故事都带有锈迹，换言

之，每个故事都在讲述过去。这才惊觉，所谓小说，原来是一枚带有斑斑锈迹的戒指，一台闪烁着雪花的黑白电视机，就这样，原本枯竭的大脑，经由回忆的润滑，慢慢恢复了转动。重温之前的写作，发觉某些文字竟也有类似的气息，至此才明白，当初无人牵引的莽撞，居然无形之中与心中的大师同出一脉。

不禁啧啧称奇于自己的大脑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构造，才会巧遇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陌生人。想到这里，腰杆更硬了，底气更足了。既然回忆是一座宝藏，那我就以笔为锹，慢慢发掘专属于自己的故事吧。幸好，我的过去还未走远，只要花点时间，总能唤醒。

这本书中的十二篇故事，恰好能概括我的写作之路。甚至可从中看出我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转变，每一篇故事都是某段生活的横截面，现在看来，某些竟还闪耀着当初的光芒，或流淌着过往的热泪，原来故事本身即是回忆。小说暂代了大脑，替我储存某些我彼时想要淡忘，但将来势必会想起的回忆。我理想中的小说就是一个记忆收集器。每当我正在进行中的生活百无聊赖时，我就会拉开记忆收集器的某个抽屉。这些抽屉有的盛放着欢乐时光，有的装着凄风苦雨，有的则是毫无意义的晃悠。

看到这些抽屉，我的大脑就会沸腾不已，多么神奇，已经过去很久的事物竟然还能如此鲜活。我觉得这就是我写作的最大意义：让回忆与当下并肩。我的人生是复眼，能同时窥测到过去

的、现在的，倘若我想，我甚至还能看到未来。

我想起了幼时啃甘蔗，即使甘蔗成渣，我还是会不停地咀嚼，我觉得甘蔗只要肯嚼，总还会有甜味的，最后往往牙齿发麻，口腔发酸，还是不舍啐掉渣，直到旁人递给我一根新鲜的甘蔗才作罢。写作也是这样，当某段记忆再也榨不出水分了，我便暂时舍弃，去脑海里打捞另外一截记忆，我觉得幼时如果自己的牙口能像现在一样好，说不定我就能在残渣中咀嚼出更多甜味，但那时的我还不懂先舍再拾。现在我懂了，之所以某些记忆现在还动不得，不是说这些记忆不重要，而是你手中的锹还没磨锋利，或者还未探到宝藏所在的位置。

甘蔗放久了虽会变质，但好在记忆的保质期是一辈子。

我不知道我把自己的记忆写下来，对于别人有什么用。每个人的过去都是独一无二，不可代替的，既然如此，为何还要去窥探别人的过去。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：虽然每个人都有回忆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唤醒记忆。我可能比别人多了一把挖掘记忆的铁锹吧。但愿我的这些回忆能让你想到自己的过去。

目录
CONTENTS

001 序：你眼中的世界

001	莫比斯环
047	橡皮
065	寻找莫莉
080	太阳石
099	当一朵云撞见一张纸
116	国王的战争
135	户口簿
174	白茫茫，红彤彤
188	翳鸟
200	铸鼎
217	旋转木马
232	骑鲸

莫比斯环

当我回到外祖母身边的时候，还没有我母亲。

外祖母以贩卖时间为生，家里各个角落都堆满了挂历。这些挂历代表了一年四季，从春天到冬天，从春分到大寒；每种挂历都代表了一种生肖，从鼠牛虎兔到猴鸡狗猪。我戴着手表，想从里面找出今年的挂历。我对她说：“你能帮我找出今年的挂历吗？我的手表没用了，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辰了。”

我离开家的时候，特意在手腕上戴了一块手表。现在这块手表没电了。这块手表是母亲给我戴上的，我走出家门之前，母亲对我说：“来，把这块手表给戴上。”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，这座时钟是我母亲的嫁妆。当初外祖母本来想送十二幅挂历给母亲的，但是母亲没同意。她很讨厌这些占据空间的挂历。外祖母的脾气也和女儿一样，没有三头牛拉不回来，她们之间就这样你来我往，谁也不让谁。她们之间的冷战影响了婚礼的举行。

外祖母这时又说话了：“影响个屁，什么时候是好日子我还不知道？”外祖母说这话有两层意思，一层是母亲后来猜测的，母亲说：“她卖挂历都快成半个算命的了，子丑寅卯哪个是好时辰，她心里有数着呢。”另外一层意思是外祖母自己说的，她说：“没有我，这婚礼就进行不下去。”换句话说就是，她不仅要当我父亲的岳母，还要做这场婚礼的主持人。

我离开家的时候，墙上的时钟和手表上的时间是一样的，都是午后三点整。母亲不喜欢挂历喜欢时钟。挂历是急性毒药，时钟是慢性毒药。挂历需要每天用手撕，时钟可以眼不见为净。只要她不看，时间就不存在。

母亲结婚了，主持人是外祖母。

外祖母答应用那些卖挂历的钱买座时钟给母亲，条件是她要当婚礼主持人。母亲不喜欢她母亲搅乱她的婚礼，结婚是何等要紧的事，如果仅仅因为主持人的问题就把一场美好的婚礼给破坏了，母亲会后悔一辈子的。为了打消外祖母的念头，母亲把城东的许先生请来了。这位风水先生我见过，拄着一根比他还苍老的拐杖，经常在红白喜事之间来回奔波，孤身住在城东的一座破房子里。

许先生对母亲摆摆手，说：“只要管饭就中，我不收钱的。”

好说歹说，母亲才把许先生请到婚礼现场。

许先生的怪脾气大家都知道，我不知道的是，是因为许先生的这个脾气才让这么多人愿意找他，还是他的本事确实比其他先生好。许先生的要求很低，只要管一顿饭就行。大家都乐意找他。经他手的葬礼，没出现过诈尸等乱子；经他手的婚礼，大都生了个白胖小子。母亲小时候，希望自己结婚之后生几个儿子，她的逻辑很奇怪，她自己就是外祖母的女儿，外祖母经常会指使她做这干那，让她一刻也不得安歇。如果生了儿子，就不会让儿子做这干那了。当她如愿生下我的时候，她好像才明白，她之前的想法都错了。生下我之后，她反而更累了。她终于明白，如果她生了个女儿，那她就可以像她母亲一样，指挥自己的女儿洗衣服、做家务。她盯着我，气鼓鼓地说：“后悔死了。”我对她说：“妈，衣服你自己洗啦，哪有男孩洗衣服的道理。”说完我就出去和别人玩了。母亲提着一桶衣服，拿衣服撒气，把衣服敲得震天响。

婚礼在林家祠堂举行，林家祠堂门口有两座石狮子，有一座少了条腿，另一座缺了只眼。外祖母在许先生还未来之前，强烈要求把这两座不吉利的石狮子搬走，换上母亲的生肖：狗。外祖母的理由很充分，让别人无法辩驳：狗是个通灵性的动物，比谁都忠诚，而且下崽能下一窝。母亲白了她一眼。外祖母当作没看到，继续说：“我是这场婚礼的主持人，我说了算。”许先生赶

来的时候，那两座石狮子被搬走了，搞得他以为自己走错了。他给林家主持过多场婚礼，对这两座石狮子情有独钟。在给我祖父主持婚礼的时候，许先生抚摸着这两座石狮子，嘴里啧啧称奇。那时候，许先生还年轻，不像现在耳聋眼花。他摸着石狮子的脚，握着石狮子锋利的牙齿，说：“真是好东西啊，有了这两座石狮子，还需要我这个看风水的干吗？只要有这两座石狮子在，林家的风水就不会弄到哪去。”祖父一直谨记许先生的话，逢年过节，都会给石狮子掸灰。

没有石狮子，许先生怎么也不愿进门。外祖母说：“巴不得你不进来。”说完就叫人去查看母亲准备好了没。母亲匆匆赶来，对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别捣乱了，行不？”然后走到门槛边，拉着许先生站起来。许先生气还未消，胡子一翘一翘的。母亲那天两头忙，一头求她妈行行好，把石狮子放回去，一头又要说服许先生赶紧开始。许先生说：“有她在，我干不了。”外祖母来到许先生面前，说：“大家都敬重你，可是我不怕你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就不信没有你，我闺女以后生不了儿子。”许先生被她激怒了，说：“起码你的婚礼没有我主持，就生了个赔钱货。”说完发现我母亲还在边上，他改口道：“生……生了个女儿。”

外祖母结婚时，本来也想请许先生，刚好那天许先生被隔壁王五请去了。等到把王五的婚礼主持完了，也误了外祖母结

婚的好时辰。外祖母很信时辰的好坏对婚礼的至关重要，就像一个男人的好与坏就在于他对婚礼的态度。外祖父说破了嘴，都没办法让他媳妇改口，非但没让她改口，还落下了个坏男人的名声。外祖父说：“迟了点，没事。”说完他就让许先生开始。许先生刚要开始，外祖母就坐在地上哭了起来，眼泪说来就来，外祖父吓了一跳，把她拉起来，外祖母这时又嚷开了：

“我瞎了眼啊，嫁了这么个男人。”外祖父的手一时不知道如何摆放，僵在原地，不知该怎么办，对许先生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你看……”许先生会意，说：“那我另挑个时间再来。”外祖母把那些挂历扔到许先生面前，说：“今年除了今天是个宜婚嫁的好日子，其他时候都是孬日。你想让我明年结婚吗？”许先生没话说了，气呼呼地走了。

许先生走以后，外祖父请了另一个主持。这个主持没有许先生好，说话磕磕巴巴，一场婚礼持续了一下午才勉强完成。外祖母有点后悔把许先生赶走了，可是又抹不开面子，说些服软的话，只能让这个人在台上说些有的没的。两场婚礼过后，王五的老婆生了个儿子，外祖母生下了我妈。外祖母一赌气，跑到县卫生诊所，上了环，她不想再生了。没过几年，外祖母后悔了，跑到县卫生诊所，说：“我要把环给下了。”县卫生诊所早已换了人，当初那个医生也已经不在这里了，新来的年轻人对外祖母说：“什……什么环？”外祖母费尽口舌，还是没能让对方明白

环是什么，这种事又不好说得太细，没有办法，她又打道回府。回到家听到王五的儿子那响亮的哭声，她对她老公说：“你这没用的玩意儿。”外祖父说她不过，继续削他的竹篾。

母亲对这些事儿门清，她不想重蹈她妈的覆辙，死活要许先生接手。许先生的心情好点了。要他接手很容易，只消把那两座石狮子放回原地。许先生这么一说，外祖母又不干了，要她放手，也很容易，那就是不许把那两座石狮子搬回来。在刚和母亲打完拉锯战之后，这场拉锯战又在外祖母和许先生身上上演了，母亲头顶红花，差点给她妈跪下来。这时，一直不说话的外祖父也开口了，他说：“看看闺女，也不容易，别净顾着自己的面子。”外祖母一听，刚有服软迹象的心又被她丈夫这番话给吹鼓起来了，她说：“你这个一事无成的人，还有脸说我吗？”

外祖父马上躲到一边去了。外祖母看不惯他的窝囊样，常在被窝里踹他，说他没用，不是个男人。而外祖父每次都装作没听见，从被窝里起来，拿起竹篾削削砍砍。母亲在房间里听到动静，看到自己父亲在月凉如水的屋檐下摆弄他的竹篾，她把衣服披在他身上，让他别着凉了。外祖父摸摸母亲的头，笑了下，说：“妮儿，没事，去睡吧。”

母亲看到她妈这么说，看不过去，说：“还不是你太霸道，才让爸爸这么窝囊。”外祖父看到母女俩又吵上了，从角落里走

出来，想劝架，又不知从何下手，摸着头，憨笑着看着许先生说：“许先生别见怪。”

母女俩还在争吵不休，许先生对他说：“你作为一家之主，该有个表态。”外祖父不解，许先生接着说，“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只要能使婚礼快点开始就行，做和事佬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。”外祖父好像明白了什么，跑到她们中间，对他老婆吼道：

“别吵了，到底是你结婚还是女儿结婚，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讲理的女人。”外祖母被他这一嗓子吓到了，口气变得软了些，说：

“我……我听得到，这么大声干吗？”母亲疑惑地看着他，好像不认识他似的。她第一次看到父亲发这么大火，心里有点开心又有点害怕。

外祖母非要让许先生说出让把石狮子放回原地的益处。而许先生好像也找到了反驳外祖母的话，他要让她说出她主持这场婚礼的理由。外祖母的意思是，要想不让她主持母亲这场婚礼，必须先找出她主持这场婚礼的坏处。许先生说：“其一，你从来没见过这个行当，俗话说，隔行如隔山。其二，你是个女流之辈，即使知道这个行当的道道，于理也说不过去。”外祖母回答如下：

“一、我没做过这个行当，并不能证明我不能做，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。再说，婚礼讲究的不外乎是一个好时辰，我是卖挂历的，挂历上哪些是好时辰，哪些是恶时辰，我比你清楚。二、女流之辈咋了？女人也传后人，没有女人，男人跟谁结婚去？”许

先生一番自以为无可辩驳的话，被外祖母驳得一无是处。轮到许先生回答外祖母的话了。“把石狮子放回原地，是因为石狮子庇护了林家几代，是个吉祥物，把它撤走，就像让鸟儿离开巢，是自掘坟墓的行为。而且，现实已经证明了，林家几代因为有这两座石狮子，生下的都是男娃。把石狮子撤走，除非林家想绝后。”外祖母反驳如下：“林家之所以几代都是男丁，是因为林家基因好，压根不关石狮子的事，再说，搬走石狮子又不是上房揭瓦，哪里就自掘坟墓了，你这是在偷换概念。还有，许先生最后一句话又犯了重男轻女的错误。”

许先生哑口无言。

外祖父惊呆了，他想起了当初和外祖母结婚时的情景。他们的婚礼本来他是不同意的，原因有几个，最主要的原因他没提。还有是性格问题，外祖母性格急躁，甚至火暴，而外祖父的性格刚好相反，像锅温吞水一样，即使添上一把柴火，也不见得能烧多旺。再一个是职业不同，一个以编织竹篓为生，一个靠贩卖挂历为生。且不说，中间谁赚得多的问题，单单交流就很成问题。外祖父隐约看到了他以后的人生。当他在削竹篾的时候，她看着那些挂历，说不是好时辰。这些换作谁，都断难接受。外祖母看到了他的迟疑。对他说了一番让他百口莫辩的话，她说：“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，俗话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，再说就算性格一样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，譬如我发火的时候，如果你也发

火，那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，谁都不让谁，到头来只能离婚。现在就不一样了，即使我发火，你也不会发火，如果说我是火，那么你就是水，火都是靠水来浇灭的，这样日子才能维持下去。至于职业的不同，那更简单了，如果两个人的职业都是一样的，还有什么新鲜感，回到家后除了工作的事，就没其他话好讲了。”看到外祖父还在迟疑，外祖母说了一句诛心之论，她说，“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如果我不嫁你，我想不到还有谁会嫁给你。”

这句话倒是实话，外祖父不是说没碰到过女人，而是没碰到过合适的女人。换句话说，是没碰到能接受他这样性格的女人。不过有一句话外祖母没有对他说，她也并不是没碰到过男人，而是一样没碰到合适的男人，没碰到能接受她火暴脾气的男人。

外祖母叫住了把腿迈出门槛的许先生，对他说：“许先生有兴趣和我一起来主持我女儿的婚礼吗？”这个台阶给得很及时，及时捋顺了许先生那翘上天的胡子，也浇灭了许先生内心的怒火。许先生心想，这么厉害的女人自己还是头一遭碰上，既然她服软了，就给她个面子，好男不跟女斗嘛。就这样，婚礼开始了，主持人是外祖母和许先生，这开了县城的先河。

婚礼进行得很顺利，大家都很满意，尤其是母亲，她当时激动得快要闪出泪花了。

我第一次从坟墓里爬起来的时候月黑风高，树叶被晚风吹得

簌簌作响，黑魑魑的深夜，只能看到我墓碑前的磷火，隐约照亮了我的名字。我想亲眼看看，当初那个冤枉我的老师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做完这些后，母亲突然叫我去看望外祖母，我的计划暂时改变了。

我来不及多想，来到县城，来到母亲身边。当时母亲已经老了，她差点没认出我来。自从我十二岁掉进水里淹死后，母亲就一下子老了许多。对于我的死因，县里的警察给了如下说法：雨天路滑，难免会摔到河里。我不知道最后的结论是不是这样，我只知道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，警察经过多方调查，知道我不会游泳，这给了警察的猜想一个有力的证据：不会水的人掉进水里，存活率比中弹还低。其实我会水，我猜想警察一定没有找我母亲问话，或许找过，虽然结局都一样。我从小就怕水，在母亲看来，她的儿子会水才是咄咄怪事。母亲认为我不会水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就不爱洗澡，只要一沾水，我就浑身哆嗦。母亲接受了我是因为意外落水而死的说法，而对我究竟会不会水一直不能确定，虽然在我七岁的时候被她从河里提溜上来不止一回。警察为了避免这个案件有什么漏洞，在案件中加了一句：就算会水，也不排除抽筋等突发状况发生的可能。如果不是那时候围观的几个小孩提出了质疑，我的案件很快会告一段落。

我的尸体是那几个小孩发现的，警察封锁现场的时候，那些小孩踮起脚尖，当时我的尸体被白布包裹着，周围拉起了警戒